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¹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聂珍钊 (Nie Zhenzhao)

内容摘要：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型或转向 (scientific turn)，这种转向首先是传统人文观念的革新。人文科学的研究需要从伦理上清除障碍，摒弃传统上“眼见为实”的客观主义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抽象主义观念，而应该坚持科学主义观念。人文同科学的融合尽管是大势所趋，但是二者的融合需要理论的支撑和引领。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现有人文理论大多难以完成这一使命，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或建构新的理论，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能够在促使人文同科学的融合方面发挥作用。只有同科学结合在一起的文学理论才能把我们从传统的伦理羁绊中解脱出来，才能从科学的视阈认识和理解人文，才能发现突破人文研究困境的出路在于科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传统的人文必然转化为数字人文和智慧人文，传统的人文研究必然转化为科学人文研究，文学研究必然如此。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批评；科学转向；数字人文；脑文本；智慧文学

作者简介：聂珍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云山工作室首席专家，欧洲科学院 (Academia Europaea) 外籍院士，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会长，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等。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跨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项目批号：21AWW00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与对外传播研究”【项目批号：21&ZD26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advanced the scientific transformation and resulted in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stic ideas. For the adherence to the scientism, it is necessary to remove the ethical obstacles in the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objective thinking of the abstract ideology of “seeing is believing”. Although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 is the trend of our times, we should look for theories for it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guidance. Most current theories are unable to fulfill this mission, so we need to find and construct new theories. Th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ased on

1 本文是在第十一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science can play a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Only the literary theory combined with science can free us from the traditional ethical fetters, can we understand the humanities from the science, and find the way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of humanistic studies.

Key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cientific turn; digital humanities; brain text; wisdom literature

Author: Nie Zhenzhao is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nd Yunshan Chair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 foreign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niezhenzhao@163.com).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首先，欢迎和感谢大家出席第十一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年会，感谢大家勇于担当，不忘初心，参与文学伦理学批评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交流与讨论，感谢大家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的学术贡献。

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石佑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张欣教授、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名誉会长克劳德·罗森（Claude Rawson）教授、副会长加林·提哈诺夫（Galina Tihanov）教授的精彩致词。石佑启校长、张欣院长的发言不仅介绍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及其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而且也让我们看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学术研究方面追求卓越的气概。广外深藏白云山中，绿荫树下做学问，白云深处觅真理，学以致用，行以致远，谱写六十年辉煌。广外坚持学术研究的国际路线，高峰学术探险，云端上下求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全力支持举办第十一届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年会，我在此代表学会表示衷心感谢。

Claude Rawson 教授和 Galina Tihanov 教授都是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在国际学术前沿发挥引领作用。他们的致词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有很强的理论性、针对性、前瞻性。Claude Rawson 教授不仅深刻评论了当前文学批评的现实，而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试图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有效良方。Galina Tihanov 教授发表了他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深刻见解。通过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剖析，像他在他的著作 *The Birth and Death of literary theory: Regimes of Relevance in Russia and Beyond* (Galina Tihanov, 2019) 指出的那样，告诉我们如何应对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的理论死亡的危机（the fate and “death” of literary

theory)。

从新世纪初开始,中外学术界开始共同关注 Hilis Miller 提出的文学死亡的命题。文学死亡的前提是文学理论的死亡。现有的文学理论把文学束缚在诗歌、小说和戏剧之内,但这些被限定的文学越来越不被关注了,它们正在被出现在由手机所代表的移动终端上的短视频、小故事、新闻叙事、适合手机阅读的各种文本等所取代。目前出现的这些变化似乎渐成主流,但是如何解释这些变化尤其是怎样从文学的角度看待这些变化,这是一个伦理问题,但目前的文学理论既没有解释也解释不了。陈众议教授说,归根结底,一切文学原理或文学原理学批评终究是为了研究、总结和引导文学批评,重塑真善美。如果文学理论不能发挥引导作用,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理论就会因为无用而死去。因此,理论要么死亡,要么新生。

陈众议教授指出,文学概论和文学原理著述多如牛毛,却大抵彼此雷同或自相矛盾。文学研究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落后于时代以及无法回答现实问题。这正是陈众议教授说的“文学理论‘大破’之后远未大立”的问题。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颠覆了传统观点。例如,基因技术对人体生命的解构,认知神经科学对人脑奥秘的探险,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科学研究的进展,神经网络计算机不仅可以模拟人脑认知和思维过程,其能力甚至可以超越人脑和取代人脑。实际上,现在计算机所从事的人文科学的大量工作,仅仅靠人及人的大脑是无法完成的。由于计算机的能力已经大大超越了人的大脑,人也越来越依赖计算机的工作。可以说,离开了计算机,我们几乎难以正常生活。这就是当下的科学现实,就是我们面对的伦理选择,就是我们将要经历的科学伦理转向 (scientific turn in literary ethics)。

科学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同样出现在文学中。人工智能的创作不仅能够取代甚至能够超越作家,微软小冰的诗歌创造就是一个范例。人工智能翻译以及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的文献搜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在科学的影响下,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一切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是唯独文学理论似乎仍然抱着传统的观念不放,少有作为。

在科学时代,以文学的阅读为例,我们是选择手机阅读还是选择书本阅读?这是一个伦理选择的问题,也是一个阅读伦理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书本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因为一些过时的、逆潮流的东西也可能还有某种现实的需要,例如中文字体的繁体已经很少在书写中使用了,但在书法写作中却仍然大量运用;古代文言文已经退出了历史,但是作为一种知识仍然需要学习。但是,手机阅读同书本阅读相比,其巨大的优越性决定了未来它必然会成为阅读的主要方式。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型或转向 (scientific turn),这种转向首先是传统人文观念的革新。人文科学的研究需要从伦理上

清除障碍，摒弃传统上“眼见为实”的客观主义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抽象主义观念，而应该坚持科学主义观念。克劳德·罗森（Claude Rawson）教授认为，文学与当代高科技交融，“这样的研究守正创新，包容开放，具有真正的学术探究精神，拓宽了经典的内涵，丰富了文学批评的方法。”（This is in the true spirit of academic enquiry, combining the consolidation of past knowledge and well-tried procedures with the other academic virtues of openness to enlargement of the canon and of critical method.）

人类文明发展史是以机器的发明创造为标志的。经过蒸汽机、电气机和计算机所代表的三次工业革命，人类文明进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由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所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把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当今社会，计算机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技术工具，不仅促进了生物医药、基因克隆、人工智能、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革命，更是引导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传统上脱离科学的主观的意识形态研究，已经成为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研究开始转变为科学研究，开始向数字人文转向。

早在1959年，斯诺（C. P. Snow）发表《两种文化》，指出“整个西方社会知识份子的生活”被分割成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两种文化，即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并认为这两种文化各自构筑了自己的阵地，画地为牢，难以相互理解和沟通，从而阻碍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斯诺关于两种文化冲突的命题的争论长达半个世纪，人们一直在寻找如何填充这条沟壑的良方。直到今天，人文和科学之间的隔阂仍然存在。

斯诺敏锐地指出两种各自为政的文化阻碍了人类文明进步，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找到把相互分裂的文化连接起来的方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我认为从根本上说，是人文文化的伦理和理论导致了两极分化以及两种文化各行其是，不能融合贯通。一般而言，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伦理，就是人在无形中自我约束的精神力量，就是人在习惯中形成的自觉或不自觉遵守的规范。人文学者认为人文和科学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形态，一是意识形态，一是物质形态。正是人文学者甚至包括一部分科学家在内长期坚持的人文意识形态观念，从理论上把人文同科学割裂开来。对于人文学者而言，意识形态不是物质形态，它属于抽象的逻辑推理而不是客观的科学验证。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并导致人文学者长期以同科学家相对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自居，从而同科学背道而驰。

新世纪以来，计算机信息技术在人文领域的运用，推动了数字人文或科技人文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神经网络计算机学习的能力已经大大超越了人的大脑，能够模拟人的大脑的思维，能够模仿人大的判断能力和适应能力，能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因而也就能够通过深度学习在不远的将来超越人

的智能。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运用不能不使我们重新认识意识形态，不能不让我们摒弃意识形态观念而转向科学观念。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必将出现的事实，那就是科学技术将越来越多的干预人的大脑并最终能够取代人的大脑。以“神经网络机器翻译”（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NMT）为例，通过使用计算机神经网络技术，利用人工智能模仿大脑神经元进行语言翻译，从效率上说已经大大超过了人工翻译。再如对人文数据的分析和判断，无论效率还是准确性神经网络计算机都超越了人脑。再如超级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更不是人脑可以比拟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文学者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计算机技术从事人文研究。新世纪以来，人文研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同计算机信息技术融合在一起，不可能分开了。

人文同科学的融合尽管是大势所趋，但是二者的融合需要理论的支撑和引领。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现有人文理论大多难以完成这一使命，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或建构新的理论，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能够在促使人文同科学的融合方面发挥作用。

首先，同传统的文学理论相比，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跨学科体系能够在伦理层面消除人文同科学之间的隔阂，把科学的观念融入人文的观念。其次，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不是在意识形态而是在生物学和人类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建构的。由自然选择、伦理选择和科学选择构成的文明三阶段论不仅是它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它建构理论的科学路径。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就是将人文同科学融合在一起的理论。第三，文学伦理学批评坚持用科学的方法、观念研究文学，研究人文。这一点同其它理论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它通过研究大脑的认知原理而建构的脑文本理论，就是将人文同脑科学、神经认知科学以及文学融合在一起的研究成果。建立在认知神经科学基础上的脑文本理论，不仅解释了人脑的思维过程和认知原理，而且还颠覆了我们以意识形态为前提的传统认知。以语言研究为例，根据脑文本理论，语言不是先在的而是生成的，语言只存在于生成的过程中，因此我们通常说的语言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对文本研究的误读。正是因为我们混淆了语言同文本的区别，所以至今我们也没有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关于语言的定义。

脑文本的理论可以让我们真正理解什么是语言。一般而言，语言就是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表达某种特殊意义的声音。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不一定是语言，只有那些能够表达意义的声音才能称之为语言。从性质上说，语言只是人通过发音器官表达存储在大脑中的脑文本的方法。当人的发音器官将脑文本转化为声音的时候，语言生成了。当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结束，语言的生成完成了，语言也因此而消失了。语言只存在于生成的过程中。从功能上说，语言是人借助声音表达脑文本的方法，这同人用书写文本的方法表达脑文本是一

样的。无论语言还是文本，尽管它们都是表达脑文本的方法，但是前提必须有脑文本的存在。没有脑文本，人不能发声，也不能书写。

脑文本是一个人文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概念。我在这儿以脑文本为例讨论语言问题，是想说明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科学理论，说明与脑文本相关的概念如语言、符号、文本、表达、意义、思维、认知等都是科学范畴，说明只有同科学结合在一起的文学理论才能把我们从传统的伦理羁绊中解脱出来，才能从科学的视阈认识和理解人文，才能发现突破人文研究困境的出路在于科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传统的人文必然转化为数字人文和智慧人文，传统的人文研究必然转化为科学研究，文学研究必然如此。

总之，数字人文或者数字文学或者智能文学或者智慧文学，无论我们怎样称呼它们，都是有待我们探险和研究的科学新领域。只有在科学的范畴里，许多文学理论问题才能得到解答。在新的科学的文学理论建构之前，文学伦理学批评用于文学研究以及人文研究，一定大有可为。

以上只是我的一点思考，肯定有许多不妥之处，我诚恳地请大家批评指正。我希望诸位同人参与讨论，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人文研究的理论、观念、方法的更新共同努力，为人文研究的科学化，为数字人文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最后，衷心感谢全体同仁对中国学术创新的支持与奉献，同时也为诸位的身心健康和学术研究取得新成就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谢谢大家！